

伊·斯·兰·化·蒙·古·概·述

新吉乐图

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建立了人类史上疆域最为辽阔的帝国。在锐意经营帝国的过程中，蒙古统治者接触到以三大宗教为代表的三大文明区，即东亚的佛教文明区，中亚和西亚等地区的伊斯兰教文明区，以及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区。它最后选择了前两大文明的文化：元朝的蒙古人赋予佛教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它蒙古汗国则普遍皈依了伊斯兰教。作为一个整体的蒙古帝国，自十三世纪中叶后形成两大截然不同的集团：阿尔泰以东的东方佛教蒙古集团（简称东方蒙古）和阿尔泰以西的西方伊斯兰教蒙古集团（简称西方蒙古）。东方蒙古能够始终保持并日臻完善本族固有的传统文化，演变为现代意义上的蒙古。然而，西方蒙古则不然，它在若干世纪里，转战异域殊国、饱经世变沧桑，逐渐被异族吸收同化。尽管如此，西方蒙古的历史仍是中世纪以至近代蒙古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环，它在世界史上也占据特有的位置。它的活动直接影响到十三——十九世纪中亚、西亚、南亚以至欧洲东部与非洲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诸方面，并且根本上决定了这一区域内民族和宗教的定型和布局。

一、西方蒙古伊斯兰化的历史背景

本文所要叙述的是西方蒙古的三大汗国：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和伊儿汗国（窝阔台汗国立国时间甚短、影响甚微，故略其评述）。西方三大汗国版图：东起印度河、叶尼塞河；西至波兰、多瑙河、地中海；南起印度海、伊朗高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至北冰洋。伊斯兰教在这几千万平方公里的空间（除东欧一隅）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穆斯林充斥着每一个角落。在三大汗国境内有：被蒙古征服的以阿巴斯王朝为代表的伊斯兰两河流域地区；以花刺子模苏丹国为代表的伊斯兰中亚地区；伊斯兰波斯地区；伊斯兰小亚细亚地区；伊斯兰钦察草原等等地区。在三大汗国外围有：伊斯兰马木鲁克帝国和伊斯兰德里苏丹王朝。自三大汗国创建起，西方蒙古便处于伊斯兰文明的包围之中。

西方蒙古由东而来时轻骑突入，除了战马和利剑外没有一种它本身固有的、能置于“安拉”之上的、更高一级的宗教思想概念。强大的武功只能一时在表面上征服这些早已有高度文明历史的伊斯兰地区。力图在这庞大的伊斯兰世界有立足之地，力图缓和统治与被统治民族之间深深的思想隔阂，那么，西方蒙古只能也只有毫无保留地尊奉或改奉伊斯兰教。这是势所必然。《古兰经》中宣扬穆斯林皆兄弟，抑富济贫等简单的教义，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西方蒙古民众对这个通俗易懂、入教仪式也简便易行的宗教的浓厚兴趣。另外，西方蒙古上层都大量起用了当地民族的官吏、商人等为自己服务。这些突厥、波斯、大食的亡国遗臣，都是伊斯兰教徒。他们对西方蒙古上层的伊斯兰化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除伊斯兰教而外，其它宗教对西方蒙古的影响是如何呢？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基督教。十三世纪初，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发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1204），结果却与拜占庭的东正教兵戎相见、同室操戈，由此势力大衰、无暇东顾，无力与伊斯兰教相竞争，更无法给西方蒙古征服者施加任何形式的压力。其次，是萨满教。萨满教这一原始宗教，无法适应西方蒙古所处的那个变化了的时代与环境的需要。因而，它便非常自然而和谐地结合于伊斯兰教当中。最后，是佛教。佛教本身在当时于阿尔泰以西没有什么发展。若谈三大汗国境内有佛教，那也只是随入侵的蒙古人零星带进来的，而且主要限于进入西方的第一代蒙古元老。这样，随时代的更迭，外界伊斯兰教潜移默化影响，以后的西方蒙古人对“佛”的概念也日渐生疏，甚至于可有可无。

综上主、客观条件的成熟，迫使西方蒙古迅速地接受伊斯兰教。伊斯兰化，是西方蒙古人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二、西方蒙古伊斯兰化的进程

自十三世纪末至十四世纪中叶，西方蒙古三大汗国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彻底完成了自上而下的全面伊斯兰化的过程。

伊儿汗国 在西方蒙古三大汗国中，伊斯兰化最早的是伊儿汗国。旭烈兀的曾孙合赞汗于1295年6月正式皈依伊斯兰教，同年11月登上汗位，代表伊儿汗国正式接受伊斯兰教为国教。

合赞汗成长于其祖父——虔诚的佛教徒阿八哈汗身边。起初合赞汗对佛教“极其热衷……他曾在呼罗珊的哈不伤建造了一些辉煌的庙宇，并且如此严格地执行教义的规定，使得所有巴黑失和僧侣们对其严禁肉欲和严持戒律的精神深感惊讶。”^①不过，这位博学多才的帝王还经常向伊斯兰大司教询问、研讨伊斯兰教的奥妙。他的部下曾多次规劝他皈依伊斯兰教。有一天，大臣捏兀鲁思和那黑咱迭鲁思向他禀告道：“如果君王，世界的萌护者，能以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来加强伊斯兰教，那可不坏。”^②合赞汗回答说：“我心只想这个念头已有多时了……伊斯兰教实为切实、清晰之宗教，它包括了宗教和世俗的利益，……至于膜拜偶像则纯属无能，是远离理智的……全体人民同意参加伊斯兰教和抛弃偶像崇拜也不是一桩凭空虚构的事。”^③1295年6月合赞汗和全体异密们皈依了伊斯兰教。在皈依伊斯兰教后，合赞汗狂热地推行伊斯兰教。他下令毁掉所有庙宇和偶像。一些哈敦（夫人）们和异密们向他求情：“你的父亲建造庙，在庙壁上画着他的像。如今庙被拆毁了……如果将那个地方好好修修，这将……使他的灵魂得以安宁。”^④合赞汗同样严辞拒绝了。他对一些被迫改信伊斯兰教的佛僧说：“你们之中凡是想到印度、客失米儿、吐蕃和自己故土的就去吧。而留下的人，就别虚伪（地信奉伊斯兰教），而要真心实意，不要以自己的虚伪玷污纯洁的伊斯兰教。”^⑤他经常到先知家族的陵墓上去拜谒，并大规模兴建伊斯兰教经学院和清真寺。他以后的历代伊儿汗国的蒙古汗都被誉为伊斯兰君王。合赞汗时期伊儿汗国进入了政治稳定的黄金时期，城市兴起，工商业发展迅猛，伊斯兰教的科学文化事业更是蒸蒸日上，日新月异。伊儿汗国蒙古人接受了伊斯兰教并“以自己的行动证实，他们是一个爱好和平和值得尊敬的民族。”^⑥

金帐汗国 在金帐汗国诸汗中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是该汗国第二代帝王别儿哥汗。但是伊斯兰教在金帐汗国的最后确立要推迟到月即别汗时期。“他不仅下令杀死在蒙古社会生活

中起重大作用的萨满，而且也下令杀死佛教僧侣。”^⑦他在位时“伊斯兰教传播到了从中国起直到西方各国尽头的地方。”^⑧在月即别汗执政时期，金帐汗国被破坏的残缺的生产力开始上升，军力也大盛，国家地位更是蒸蒸日上。

察合台汗国 在西方蒙古三大汗国中，伊斯兰化最晚的是察合台汗国，该汗国始祖察合台是位“蒙古习惯法的热烈拥护者”和执行者。他常对伊斯兰教徒所遵守的伊斯兰风俗加以“责难”^⑨。但时过境迁，其后裔中有如木八剌沙和八剌等汗都曾皈依了伊斯兰教，然而，他们还都不懂得何为“鲁施德”^⑩，没有对整个汗国的伊斯兰化产生决定性影响。只有到察合台第六世秃黑鲁帖木儿时期，才使察合台汗国蒙古人“进入了一切穆斯林所享受的伊斯兰教自由王国”^⑪，使察合台汗国最终伊斯兰化。

秃黑鲁帖木儿皈依伊斯兰教，有段不同寻常的经历。^⑫有一天，这位年仅十八岁的秃黑鲁帖木儿准备出猎，下令任何人都不得规避。但一位大毛拉的后裔沙黑却躲在一旁。汗问他为何如此？沙黑回答，因为我们既不会打猎也不知道命令出猎的布告。当时汗正拿着猪肉喂他的几匹猎狗，于是非常气愤地问：“是你比狗优越，还是狗比你优越？”沙黑回答：“如果我信仰真主，当然是我优越，如果我不信仰真主，这条狗就比我优越。”大汗走后，其部下让沙黑骑着鞍子上染有猪血的马去见大汗。由于推辞不过，他只好把一条干净的手帕铺在鞍子上，骑马去见汗。大汗在一个僻静的地方，脸上带着难过的表情问沙黑：“一个人要具有什么东西才比狗优越呢？”沙黑答道：“信仰。”大汗忽然痛哭起来，说：“如果我一旦做了汗而且有最高权力，你必须到我这里来，我答应你，我皈依伊斯兰教的。”不久以后，沙黑的儿子阿儿沙都丁来到大汗身边，因为沙黑在临终前把大汗许下的诺言告诉了他，并要他完成这一使命。1353年，在阿儿沙都丁的努力之下，24岁的秃黑鲁帖木儿汗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行了割礼。大汗成为穆斯林后，会见众蒙古王公贵人，若他们接受这个信仰则无事，否则就把他们当作异教徒加以斩尽杀绝。结果，随秃黑鲁帖木儿皈依伊斯兰教的16万蒙古人都“剪掉了长发”。皈依伊斯兰教的秃黑鲁帖木儿汗的国势大盛，统一了分裂已久的察合台汗国。

三、十四世纪中叶后西方伊斯兰化蒙古人的活动

自十四世纪中叶后，西方伊斯兰化蒙古人开始异常活跃于亚、欧政治舞台，它以其特有的方式为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写下了奇异的篇章。

由于宗教信仰的改变，时代的变迁，给人口众多的被征服的土著民族与蒙古民族发生混血创造极大的可能性。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伊儿汗国于1380年被帖木儿灭亡）蒙古族自十四世纪中叶开始了大规模的突厥化。纯净的蒙古人口急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突厥化蒙古族。从此，西方蒙古不仅在信仰上与伊斯兰教搅和在一起，而且在血统上也与突厥人纠缠不清了。但是，所有这些都丝毫没有影响仍旧以蒙古血统为主体的突厥化蒙古英雄人物的涌现。他们的历史依然应包括在蒙古族历史之中。帖木儿、穆罕默德·昔班尼、巴布尔等就是他们当中出类拔萃的代表。

帖木儿。被称为“最后一个蒙古征服者”^⑬的帖木儿，是伊斯兰化、突厥化蒙古族最为典型的代表。他于1336年4月11日出于渴石城（西察合台汗国境内）。其父塔刺海是蒙古巴鲁剌思部（此部是成吉思汗封予察合台的四千户之一，它与成吉思汗家族同源）贵族代表之一。这个部落由于同突厥人混合，失去了自己本身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帖木儿依靠这个团结

性很强的巴鲁刺思部建立了可靠的近卫军。从1360年开始,经过十年的艰辛创业,终于崛起。他于1370年摧毁了西察合台汗国;于1388年歼灭了伊儿汗国;1336年——1405年陆续给金帐汗国以若干次决定性打击,使其元气大衰。“当帖木儿在南、北、西三面开辟疆土,心愿已足的时候,征集了八十万大军带了足够供给军队使用七年的粮秣,准备远征东方最大的国家——契丹(中国)”,“决心恢复蒙古帝国东方的故有版图……不意在中途逝世(1405年2月24日),军事行动中止。如果帖木儿适时地死,根据已知的资料推断,明王朝以当时残破的力量,势将无力抵抗。一个新的异族统治,可能在中国再现。”^⑮帖木儿把恢复已经崩溃的蒙古帝国作为自己的目标,但由于他不是成吉思汗直系后裔,所以一直宣布自己为附有“古烈干”称谓的艾米尔。他始终立成吉思汗后裔苏尤尔加特梅什(1370—1388)和马赫穆德(1388—1402)为太上汗。^⑯他经过40年的征战,建立了继成吉思汗后又一最大的帝国,其版图:北起俄罗斯,南达印度,东起新疆库车一带,西达伊朗、小亚细亚一带囊括了西方蒙古人的主要活动地区。

穆罕默德·昔班尼。穆罕默德·昔班尼是白帐汗国(又称昔班王朝,为金帐汗国的分支,在阿不海儿汗时强盛)的开创者昔班后裔,即为蒙古黄金家族后裔。他通晓中亚两种基本语——突厥语和塔吉克语。他联合伊斯兰宗教界,率领钦察草原的乌兹别克游牧民“为保卫伊斯兰教而进行反对‘异教徒’帖木儿王朝的圣战”。^⑰在十年内(1499—1510年)征服了帖木儿帝国。1501年昔班尼定都撒马尔罕,后迁都布哈拉,称布哈拉汗国昔班尼王朝。布哈拉汗国一直沿续到十九世纪。

巴布尔。穆罕默德·昔班尼在进行推翻帖木儿帝国的过程中,遇到了帖木儿王室突厥化蒙古后裔的英勇抵抗。巴布尔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巴布尔(1483—1530)原名萨哈尔·乌德丁·穆罕默德,其父亲是帖木儿的五世孙,其母亲是秃鲁鲁帖木儿的六世孙羽奴思汗之女。^⑱在抵抗昔班王朝入侵的战争中,巴布尔彻底败北。此后不久,巴布尔便率领原西察合台汗国、伊儿汗国等地的突厥、突厥化蒙古、波斯和阿富汗部众浩浩荡荡南侵印度。于1526年占领德里,推翻印度德里苏丹王朝,而入主南亚,创建了持续三个世纪之久的莫卧儿王朝。这一王朝最初称“察合台”朝。^⑲巴布尔本人自称莫卧儿人,“莫卧儿”是“蒙古”一词在中亚语言中的一种讹音。当时的欧洲人都把莫卧儿国称为“大蒙古国”。^⑳由此我们可看出,巴布尔时期(十五——十六世纪)的西方蒙古,虽在广泛程度上失去了民族的语言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特征,但其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仍未消失。

四、现存的有关西方伊斯兰化蒙古的遗迹

都兰人。^㉑都兰人是现存于新疆的较典型的突厥化蒙古后裔。这部分人分布于天山南路,聚集于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阿克苏河交织的中点。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而言,属于东察合台汗国版图范围。十三世纪时,天山南路的西辽诸城——降服蒙古。大批蒙古人占据了这里若干繁华的城市,以喀什噶尔为中枢,在上述三河地区驻扎了大批蒙古游牧民。他们与当地突厥人融合产生了散布于叶尔羌河与喀什噶尔河附近的所谓“都兰人”。都兰人的面貌与服装以及语言和风俗,与维吾尔族都不大相同。至少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就是如此。在当时,这支混血的民族依然穿着稍微改变了的古蒙古式的衣服,长袍宽襟,登着高跟的长统皮靴,语言中依然保留着许多残缺的蒙古语汇。他们有一副不属突厥人种的面貌、尤其是女

性，一般是网面高颧。男子也没有像突厥人那样过多的浓厚的胡须。都兰人的艺术也依然承袭了蒙古的遗产。在当地流传一种“都兰舞”，它兼有蒙古舞的强悍与维吾尔舞的温秀，但在成分的比例上，还是前者较重。

蒙兀儿人。1881年在印度旁遮普进行人口调查时，登齐尔^①伊伯森先生发现有一大批人自称是蒙兀儿（莫卧儿）人。其中许多人的祖先可能是在巴布尔或胡马雍时代进入印度的西方突厥化蒙古人。他们主要居住在德里附近和拉瓦尔品第（今巴基斯坦）地区，以及通过后一地区往北部边境的各条道路上。^②对于他们，除了紧邻的和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人以外，任何人也不知道他们的来源和周围居民有什么不同。他们内部分成许多支系，从血统上相对而言，其中的察合台人和巴鲁刺思人更多地保持了蒙古种族的特点。据1881年统计，察合台人有23593人，巴鲁刺思人有12137人。^③

哈扎拉人。哈扎拉人是较多地保持了蒙古特征的波斯化蒙古后裔。他们主要集中在阿富汗中部的哈扎拉贾特山区，部分在西北。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而言，属于伊儿汗国版图范围。

“哈扎拉”波斯语一千之意。哈扎拉人是“十三世纪下半叶前后，旭烈兀的第七子捏古答儿·乌黑阑所领军队侵入他们现存居住地区留下的残部的遗裔。他们大部分人的脸型和体型依然是一看就知道，和蒙古本土居民一样是地道的蒙古人。”^④“尽管他们的语言中混入了少数波斯单词，但仍然是地道的蒙古语，更详细地说，是西部蒙古语即喀耳木语。”^⑤根据本世纪八十年代有关他们的最新报导，他们使用的是波斯的一种方言，仍夹杂着大量的蒙古语，生活上也保留许多蒙古族的特点。其饮食是烙饼和奶制品，牧民们仍居住在蒙古式的毡包里。1978年统计，哈扎拉人约有130余万，占阿富汗总人口的8.6%。山区的哈扎拉人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西北部的则主要从事畜牧业。他们的手工业也很发达，织布、制毡、制革是他们极为擅长的手工业。摔跤、赛马等也是他们主要文娱项目。其婚俗也颇值注意，婚礼前夕，宾客拥至新郎、新娘家，摆上酒宴，载歌载舞，尽兴欢乐。婚日开始，新娘让一位多事、富有的妇女梳妆打扮好，唱起离别曲。这时新郎来到新娘家，从屋里领出新娘，骑上马或骆驼，在女亲的陪伴下走向自己的家。^⑥这种风俗与蒙古本土的蒙古人的习俗大同小异。

注释：

①②③④⑤拉施特《史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6、277—278、371页。

⑥《震撼世界的伊斯兰教》。

⑦⑧Б·Д·格列科夫、А·Ю·雅库博夫斯基著，余大均译，张沪华校《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4、136页。

⑨（俄）威廉·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201页。

⑩即“得救的正道”之意。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米儿咱·马黑森·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王治来校《中亚

蒙兀史—拉失德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一编第148、163—165、225页；第二编第35、46、144、144.91、91页。

⑳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2年4月，第128页。

㉑（台湾）柏杨《中国人史纲》第914页。

㉒⑳（苏）Б·Г·加富罗夫著，肖之兴译《中亚塔吉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8月；第294页，第325页；第354页。

㉓帆群《塔里木盆地人种的分布》，载《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新疆分册（下）。

㉔文辑《阿富汗的蒙古人后裔》。

〔作者工作单位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 葛根高娃）